# 娛親雅言

# 娛親雅言卷五

歸安嚴元照

論語　孝經　孟子

學而賢賢易色孔云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朱子集註從之元照案漢書李尋傳引此文師古注云賢賢尊尚賢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讀易爲以豉反賢賢易色兩事對舉覩孔說較勝梁曜北云此章每句皆一事何獨此四字兩事對舉乎周信之云顏說至當若以爲每句皆一事則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何獨兩句爲一事乎徐新田云養原案四字卽作兩句亦無不可○又攷

之皇侃義疏云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於賢則此人便是賢於賢者故云賢賢易色也然云賢於賢者亦是奬勸之辭也又一通云上賢字猶尊重也下賢字謂賢人也言若欲尊重此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集註參用此二說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皇疏本樂下有道字唐石經無道字宋人增刻於旁元照案鄭注云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爲憂苦也是鄭本無道字孔本有道字故兩言貧

而樂道兩家本不同孫監察云孔鄭兩本不同此說極是文選嵇康幽憤詩樂道閒居陸機漢高祖功臣頌平陽樂道注引論語有道字謝朓答靈運詩復禮娩貧樂竟陵王行狀貴而好禮注引論語無道字蓋李善兼采孔鄭兩本也何晏不審異同之故竝存兩說失之疎略皇本雖有道字而疏中舉貧樂富禮爲言又云貧者多憂而不樂故以樂爲勝其說似又未嘗有道字也愚謂坊記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与論語文同漢書王莽傳上陳崇奏莽功德引論語無道字後漢書東平王傳論引亦無此鄭君所本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史公親從安國問故与孔本同

爲政父母唯其疾之憂馬融注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憂耳元照案淮南說林憂父之疾者子高誘注云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此以憂父母之疾爲說則其讀父母二字自爲句不以屬下視馬注較淺然自當並存

有酒食先生饌馬云饌飲食也鄭本從魯作餕云食餘曰餕惠氏古義云儀禮注古文餕皆作餕說文饌具食也或作饌从巽則餕爲古文饌也臧在東

云鄭以食餘訓餕則固未嘗以餕爲古文餕也惠

氏牽合爲一非矣或疑先生不宜食人之餕許周

生云曲禮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注云食

人之餘曰餕餕而不祭唯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

祭句盛之正義云父得食子餘者熊氏云謂年老

致仕傳家事於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得餕

其子餘讀此節注疏知先生亦有食子弟餕之時

鄭注未容輕議

子曰書云孝于今作乎此從漢石經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

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古文尚書割截此文入之
周書君陳篇以惟孝屬下爲句近人辨之詳矣惟
是唐以後人以是亦爲政兩語爲孔子語則与皇
氏義疏不合案疏曰云子曰云云者此以上並尚
書文也又曰云奚其爲爲政者此是孔子正荅於
或人也則是亦爲政皇氏亦以爲尚書文後人祇
緣古文君陳有克施有政四字而無下語故分析
兩語一屬尚書一屬孔子百然皇氏已及見古文
尚書而獨以兩語皆屬尚書者何也蓋因包咸注

也包氏曰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卽是與爲政同耳

詳繹注義則兩語自不可分屬故皇疏云然元照

竊意是亦爲政若非尚書則施於有政亦非尚書

攷尚書於皆作于（錢先生云唐石經惟金縢有三於字酒誥有兩於字）孝于

友于未嘗作於而施於有政字獨作於此非尚書

之明徵也以施於有政屬之孔子則是亦奚其文

勢回環無滯矣固不必因僞君陳有克施有政一

語而致疑也

馬融注八佾篇巧笑倩兮三句云此上二句在衛風

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王氏質詩總聞云子夏舉此詩多素以爲絢兮一句恐是他詩亦有巧笑美目兩句而繼以素以爲絢今不存也孔子子夏問荅與此詩不類强合此詩恐涉牽强元照案王說是也三百篇中如此類者多矣召南草蟲首章首四句與小雅出車五章首四句同王風揚之水兩章首二句與鄭風揚之水兩章首二句同小雅北山首章首四句與小雅杕杜三章首四句同餘如習習谷風以陰以雨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大

同小異者尙難悉數然則此三句之非出於碩人詩也又何疑乎徐新田云養原案碩人四章章七句必無第二章獨多一句之理此不待辯而明前人恐亦有道及者論語所引三句皆指繪事言之与碩人詩直詠人者不同而後人乃有篇中删章章中删句句中删字之論可謂佹之甚者○又案詩中如王事靡盬之類屢見者尤多左襄廿一年傳叔向引詩優哉遊哉聊以卒歲亦唯優哉遊哉四字与小雅采菽文同耳而杜預竟以采菽當之亦非也

管氏有三歸包咸云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

集註云三歸臺名事見說苑元照案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豈不可哉又韓非子外儲說左下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史記禮書管仲之家兼備三歸漢書公孫宏傳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論衡感類反坫三歸諸侯之禮此皆包氏所本三歸之非臺名審矣說苑善說所謂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者蓋築臺以處三姓之

女也朱子殆認作章華之臺一例文法故以爲臺名耳

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包氏云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皇疏云若欲得人見知唯當先學才伎使足人知故云求爲可知也此說無可疵議諏顯道云此論猶有求位求可知之道在至論則不然雖用而莫我知斯我貴矣諏氏發論甚高然非此經之旨轉覺失之支離洪景盧又云不以莫己知爲患而以求爲可知爲患第四句蓋承上文言

之夫求之有道若汲汲然求爲可知則亦無所不至矣元照案求爲可知非求爲人知也求爲可知以待人知斯其道然後得行故謂門弟子曰居則曰莫我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聖門之學未嘗不欲人知豈若畸人隘士之心唯恐人知者乎經意言當求有可知之實而不當以莫知爲患正恐學者純騖虛聲不求實際固非敎人求知也又何慮乎無所不至哉錢先生云宋儒往往有此等議論自謂有補於聖賢其實過高而無當也

公冶長吾斯之未能信孔門弟子師前稱吾唯此一見丁小雅教授云漆彫子本名啟漢書古今人表上下藝文志自注儒家可證仲尼弟子列傳漆彫開字子開史公避景帝諱也說見王氏藝文志攷證閻氏四書釋地三續啟亦作启启與吾形近傳譌耳元照案說文口部启開也又攴部啟教也古人名字相配漆彫子漢景帝之名皆是启而非啟启誤爲吾其理極確

匡謬正俗一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蓋言夫子言性命之事及言天道不可得而聞

之近代學者乃謂夫子之言語性情並與天道合所以不可得而聞離文析句背經違理大爲紕繆漢書外戚傳注亦辨之元照案皇疏云夫子之性與天地元亨之道合其德致此深遠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可得聞也此義与顏氏所斥之說大致相同顏氏謂其紕繆當矣史記孔子世家云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漢書張禹傳云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證之史漢義益顯明顏氏惜未及引之也

昌黎知名箴云勿病無聞病其熠熠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元照案以惟恐有聞作聲聞解古無此訓唐儒已喜立異故論語筆解多翻舊說臧在東云啖趙說春秋亦爾此卽開劉原父一派然筆解不載此章朱子謂筆解爲非昌黎本眞是也許周生云宗彥案筆解本李習之所作而昌黎評之者今書中尚存昌黎評語數則可證又案張水部弔退之詩云論語未迄注手蹟今微茫可證退之於論語無成書徐新田云養原案昌黎自有論語注十卷張詩所云者指此韓文攷異云筆解亾逸無復眞本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皇疏本作久而人敬之

故疏云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
而人愈敬之也邢疏本無人字故云凡人輕交易
絕平仲則久而愈敬所以爲善元照案集解不載
舊注不知漢儒之說云何周禮大宰以八統詔王
馭萬民二曰敬故注云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
而敬之据此則鄭本當無人字又案漢元儒先生
婁壽碑善與人交久而能敬隸釋九亦與鄭合愚謂
平仲身爲齊卿素著才望人之敬之不足以見其
善交也唐石經亦無人字

循衞束脩非十五歲之名又明矣漢謁者景君墓表惟君束脩行知口口(隸釋六)幽州刺史朱龜碑仁義成於束脩孝弟根其本性(十)相府小史夏堪碑口口束脩操絜冰雪(十二)金恭碑束脩聰口(十三)冀州從事郭君碑束脩勤恪(隸續十九)祠衡顏子碑在束脩之齒入宣尼之室(藝文類聚二十)歷觀諸碑則漢人之解束脩皆与鄭同行者行年也孔氏注雖無明文然亦未必如皇疏脩脯之解也(梁曜北云天祿識餘引束脩有五條　徐新田云識餘引祇四條)

君娶於吳句爲同姓謂之吳孟子釋文爲于僞反皇

疏云禮稱婦人皆稱國及姓猶如齊姜秦嬴之屬

也魯之娶吳當謂爲吳姬而昭公爲吳是同姓故

諱不得言吳姬而謂吳孟子也集註於爲字偶漏

其音讀者竟依本音屬上爲句誤矣

子罕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注美孔子博學

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元照案無所成名正以美其

大非惜之也皇疏云孔子廣學道藝周徧不可一

一而稱故云無所成名也猶如堯德蕩蕩民無能

名也江熙曰言其彌貫六流不可以一藝取名也

故曰大也疏說確當注云而已己止也

子罕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近讀以將聖屬上爲句風俗通義窮通云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於之字斷句全氏祖望經史答問錄稱其句讀之善元照案晉書儒林傳序云夫子將聖多能自天攸縱大唐新語十一褒錫載開元二十七年詔云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是唐以前句法皆然○孔注以將爲大論衡知實以將爲且皆本爾雅細審句法皆未必以

將聖上篇

鄉黨入公門鞠躬如也孔云斂身也釋文無音元案儀禮聘禮記注云孔子之執圭鞠躬釋文云本亦作躬如也鞠之正文从夅說文夅部匔窮也三蒼匔匑敬畏貌廣雅釋訓匔匔謹敬也曹憲音匔邛六反匑邛弓反爾雅釋詁鞫窮也鞠匔鞫皆與匔聲近通借躬乃窮之省文匑匔皆後世增益之字鞠窮複語與踧踖相同張淳儀禮識誤之說皆所以狀敬謹之意史記韓長孺傳贊云壼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魯世家匔匑如畏然徐廣云匔匑謹敬兒見三蒼音

竊竊此言敬愼之君子豈曰曲身之君子哉史公親受業於孔君而此与論語注異論語注非眞孔本近人辯之詳矣又案鹽鐵論利議云褒衣博帶竊周公之服也鞠躬踧踖竊仲尼之容也後漢書儒林傳論云鞠躬昏主之下狠狽折札之命以鞠躬与踧踖狠狽爲對文知亦不作曲身解也設如孔解則不得云如矣聘禮記鞠躬焉如恐失之魏氏了翁儀禮要義云溫本作鞠竊焉此條參用抱經先生儀禮釋文攷證儀禮注疏詳校龍城札記三書之說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皇疏本無之字疏云古人

裘葛之上若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
衣當暑絺綌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
表而出也元照案曲禮下袗絺綌不入公門注引
此文亦衍之字正義云上無衣表則因露見爲不敬又
云引論語證入公門不單也玉藻振絺綌不入公
門注振讀爲袗袗襌也表裘外衣也二者形且褻
皆當表之乃出正義云形且褻者形解袗絺綌其
形露見褻解表裘在衣外可鄙褻二者皆上加表
衣乃出也𨚍大記袍必有表不襌注論語袗絺綌

必表而出（亦衍之字）亦爲其褻也又下節注絺綌者當暑之褻衣也据此則經文不得有之字孔注之字皇疏本亦無（丁敎授云必表而出不當有之字出出門也表字該下緇衣三句）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孔云今之被也鄭注今小臥被（周禮天官玉府疏引）元照案說文（衣部）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周禮玉府注云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廣雅（釋器）寢衣衾穀被也毛詩正義（召南小星）云今名曰被古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寢衣爲被具有確徵毋庸別解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孔云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也元照案儀禮鄉飲酒禮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疏云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案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蜡祭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州長春秋習躲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案鄉飲酒義又有鄉大夫士獻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

其王制云習躲尙功習鄉尙齒卽是州長黨正飲酒所引据盧氏注疏詳校賈氏此疏分析極賅如孔解則此是黨正飲酒令知不然者鄉飲酒禮記鄉朝服而謀賓介注云鄉鄉人謂鄉大夫也又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注云鄉人鄉大夫也是鄉人乃鄉大夫之稱也夫鄉大夫飲酒尙德黨正飲酒尙齒亦賈疏文孔子不敢以有德者自居故必俟杖者出而後出若黨正飲酒尙齒固衆人所同又何庸述乎周信之云与儀徵少宗伯所解相同兼能補所未備○或以鄉人

飲酒爲鄉人偶然聚飲不在四事之內者非也古
無無故聚飲之事況孔子乎
車中內顧古論有不字鄭注從古包咸所注魯論也
故無不字其注云輿中內顧者前視不過衡枙旁
視不過輢轂也漢書成帝紀贊曰升車正立不內
顧不疾言不親指師古曰此三句本論語鄉黨篇
今論語云車中內顧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
衡軛旁視不過輢轂與此不同是師古所據集解
本經注竝無不字今桼皇疏本經注皆有不字疏

云內猶後也顧迴頭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後顧也
据此疏以不內顧爲說則皇本元有不字非後人
之所竄增元照綜而覈之則皇疏甚誤古論不內
顧以內顧爲回視魯論內顧則以爲外內之內薛
綜注東京賦云內顧謂不外視包氏之云正所以
釋顧之在內也前視過乎衡梔旁視過乎輢轂則
外顧矣疏說全失包意葢漢儒說論語有古齊魯
三本異同甚夥何晏不察襍采諸家之注不辨古
魯之分經從古而注從魯者有之經從魯而注從

古者有之回互難定流傳既久遞相私改故皇顏所据本各不同而此經則當從師古乃魯論經注眞本也皇在顏前慮有据皇以難顏者故畧說之餘詳鍾山札記

先進德行一節鄭氏以合前章（釋文）元照案自晉以前皆以此爲聖語仲尼弟子列傳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又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又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新序（雜事）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後漢書（文苑傳酈炎）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劉氏（劭）

人物志序仲尼不試無所援升猶序門人以爲四科梁書裴子野顧協徐摛鮑泉列傳論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漢書注宣元六王傳引孔子曰德行云云凡此皆以爲孔子之言蓋漢魏相承之說如此至皇氏義疏始別爲一章以爲記者所書說者曰字而不名非夫子云說見論語筆解元照案孝哉閔子騫夫子未嘗不稱弟子之字也

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云言閔子騫爲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

之言也皇疏云凡人物論無有非閒之言於子騫父母昆弟也漢書杜鄴傳曾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閒也後漢書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章懷注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論衡知實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瞽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殺已之情早諫豫止旣無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爲何故使父與

弟得成殺已之惡使人間俗本誤聞非父弟萬世不滅
以虞舜不豫見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此漢儒舊
說較陳注勝之矣
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前人有及見宋湻熙九經本之
有句讀點注者以夫字上屬元照案皇疏云非是
我意也是夫二三子意也則六朝時已以夫字下
屬邢疏亦同之湻熙本乃新定句法雖非舊讀頗
較勝之
季氏富於周公孔云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皇疏云

周公天子臣食采於周爵為公故謂為周公也葢周公旦之後也元照案言侯國之卿富過於天子之冢宰周公自指同時者而言非公旦也傳記未見有逃公旦之富者

由也諺（今本作喭）鄭注子路之行失於叛（皇本作吸釋文作叛云本今作畔）諺尚書（無逸）乃逸乃諺傳云叛諺不恭正義引論語為證元照案呂覽（尊師）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高誘注叛換也以之證論語莫切於此高氏以換訓叛殆與卷阿詩伴奐之義相同彼箋云自縱弛之

意縱弛則不恭矣○換義與援相近別說有詩無然畔援皇矣箋云畔援猶跋扈也韓詩傳云武彊也王弼以叛諺爲剛猛見皇疏義亦相附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皇疏引或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四十二就三十合爲七十二人孔門升堂者七十二人也此說流俗相承以爲諧助不意出自此疏徐新田云養原案何晏爲清談之祖其解論語采集舊注尚爲謹嚴至皇氏所載十三家則全是王何宗旨矣時無范甯誰復迴狂瀾於既倒耶 然其說非無所本漢成陽令

唐扶頌五六六七化導若神隸釋五洪适云五五六六七者用曾點冠者童子文則其所由來遠之矣

憲問愛之能勿勞乎孔云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釋文勞力報反皇疏云愛志不能不勞心元照案詩小雅隰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箋云遐遠謂勤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此刪鄭箋文箋引此句以鄭心乎愛矣二句引忠焉句證下二句皇疏所說乃鄭義非孔義也勞從本讀○集註云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用禮記子

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憂之姑縱之而甯數休之之義雖從本讀義與鄭異此章忠憂似不屬父子君臣而言且發則言父之於子忠則言臣之於君語意似不倫

陽貨篇孺悲欲見孔子一節據檀弓下哀公嘗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固孔氏之門人也孔子不見孺悲賈公彥儀禮士相見禮疏謂孺悲不由介紹之故然經文有將命者非介紹而何賈說似未覈也皇疏云孺悲使人召孔子欲與孔子相見孔子不欲應

故辟元照案此說至當試以此經書法校之陽貨召孔子書曰欲見孔子與此書法相同若就見者則當書請見如儀封人之例矣賈氏誤謂孺悲就見故從而強爲之說邢疏亦云來欲見孔子孔子不欲見夫孔子於互鄉童子未嘗辟之何獨拒孺悲之深耶何晏注云所以使將命聞使孺悲思也明乎孺悲之未嘗聞也愚謂學於孔子之後自不敢來召其師竊此事在奉命學禮之時故挾君命而自倨聞瑟悔悟卒來就學士喪禮於是得傳於

世始雖獲罪終列門牆孺悲之在弟子之列無可
疑者朱氏彝尊有孺悲從祀議其說至公惜未能
行也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漢石經無流字一切經音義兩
引亦無十三四輩經又十六大愛道比丘尼經下是貞觀以前本皆同
皇疏本有流字者係後人誤增元照案皇疏云惡
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下上以位言不以品
言爲人臣下不得言居下流也又案子張篇紂之
不善章疏云下流謂爲惡行而處人下者也若陽

貨篇有流字則曷不疏於前而反疏於後乎惠氏古義云鹽鐵論地廣云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皆用論語文梁曜北云報任少卿書下流多謗議亦言其賤耳鹽鐵論朱雲傳或省文引之未可爲無流字之確徵　元照案楊惲報孫會宗書亦云下流之人衆毀所歸此与史公皆用子張篇文

隱居放言包氏云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元照案放廢也廢置也爾雅釋詁廢舍也古廢置互通厥義相因伊尹放大甲於桐放亦置也非弃逐之謂此說別有辨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

容卽隱居放言之義困學紀聞說集註云放言自廢則似二人託跡隱淪狂言無忌近於孟子所謂處士橫議者豈聖人之所許乎當以舊說爲長徐新田云養原案馬融解無可無不可云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言簡義精前人未經拈出此章論逸民則可不可祇當就出處言

堯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元照案呂覽離謂夫傷忠臣者無功不得民者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者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

之比干萇宏以此比箕子商容以此竊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言誘於周召句注云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也高氏引此以見管蔡周親不如周召仁人意與孔注大致相同新校本云此引論語不解所用意此殆習乎古文孔傳之說而未之思也

孔子之門父子同學者顏曾而外他無聞焉冉耕冉雍二人家語以爲宗族元照案論衡自紀云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

絕倫以仲弓爲伯牛之子存之以廣異聞可也

漢儒經師家法建安喪亂之後漸失其傳如何晏於

經學本無所得其撰論語集解兼采衆說不欲墨

守一師之言兩漢專門名家之學自茲遂破且漢

時論語魯古並行諸家授受本各不同若於一章

之內文字訓解專主一家猶之可也今其書雜陳

衆說一章而載三四家說以致前後衡決不相檢

照者甚多如未若貧而樂道鄭本無道字故其注

曰樂謂志於道孔本有道字故其注兩言樂道兩

注並存而經文道學之有無遂莫能定矣子在齊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周生烈曰聞習韶樂之盛美
故忽於肉味也如周解則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乃
歎美之辭非別有所指也何氏於下文又載王肅
曰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此此齊也於是郭象江熙
范甯皆以爲夫子傷慨之辭雖不知於經之指歸
何若而周王兩說固已不可合矣下章古之賢人
也鄭從古作賢仁故其注云孔子以伯夷叔齊賢
且仁集解於經文既定作賢人又載鄭氏賢且仁

之語不反成弔詭乎如斯之類尚難枚舉姑記所疑以諗同學

論語爾雅之疏皆宋邢昺撰孝經疏乃唐元行冲奉明皇詔而作者見唐書元行冲傳舊唐書經籍志孝經疏三卷元行冲撰宋咸平三年邢昺奉詔取元疏約而修之故昺序有翦截元疏之語後人遂以疏爲邢書誤也孫監察云志祖案今注疏本但題邢昺校則非邢撰可知也臧在東云鏞堂謂論語本之皇侃爾雅疏本之孫炎高連孝經疏本之元行冲皆非邢邢氏剿作邢皆改名正義而不云疏徐新田云養原案邢氏三疏唯孝經差勝葢全用元疏故也論語雖本皇侃

其改易者多矣爾雅舊疏不傳無由考其沿革孫高六朝小儒原本諒亦不佳邢氏据之宜其劣也

○邢昺序寥寥數語不似序體又有一序題成都府學主鄉貢傳注奉右撰亦不知何人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丙集云眞文忠公名德秀字景元樓宣獻公卬之以字義眞荅以慕元德秀之爲人故曰景元樓公取詩注景行行止處示之則景之義爲明謂高山仰止對明行行止也眞遽易爲希元蓋景元乃明元無謂也元照案唐明皇孝經序云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前哲元行沖疏亦云景明

也孫奕示兒編六云或者不審景行之音訓徃徃

泥此一句倡爲景慕之說博攷經傳景之爲言大

也明也景慕二字徃徃因孝經序而言之近世尺

牘中間有用之者殊未聞有以景之一字訓慕也

抱經先生云履齋之說非也後漢書劉愷傳賈逵

上書稱愷景仰前修章懷注引景行行止而云景

猶慕也又陳宮上書稱愷百僚景式注云景慕以

爲法式則景有慕仰之意自漢已然矣元照又攷

漢陳度碑亦有景卬之文見隸續十九其上下文皆闕王簡栖

頭陀寺碑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首顏氏家訓慕賢篇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晉書杜夷傳景仰軌則魏書任城王雲傳普天景仰皆在孝經序前

梁惠王上篇是罔民也孫氏音義云張如字丁作司民又滕文公上篇音義云罔民張云或作司誤也元照案司古伺字漢書凡伺察字皆作司鄭注周禮蜡氏秋官云蜡讀如狙司之狙釋文司字無音序官漏也司反司民猶言爲阱於國中若狙司然也與罔民義同

不可調誤徐新田云養原案說文無伺字人部伏字注云司也臣鉁等曰司今人作伺

閻氏若璩解今之樂由古之樂爲歡樂之樂引左傳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爲證元照案孟子因齊宣云好世俗之樂故解之曰今樂猶古樂若讀如洛則失語意矣閻說非也下文臣請爲王言樂則當音洛邠卿云孟子欲爲王陳獨樂與眾人樂之狀明不從本讀孫氏音義朱子集註於此皆不加音漏耳徐新田云養原案百詩此說有二條一在釋地三續此所引是也一在初續明言通章樂字除鼓樂外皆當音落九能豈未見邪唐風云好樂無荒此好樂二字所本坊記云貧而好樂元

照案邢卿云毋俗之樂謂鄭聲也則好樂今樂古樂等字皆當從本讀

梁惠王下篇眀眀胥讒邢卿云眀眀側目相視音義云字亦作詶元照案說文目部眀視皃玉篇眀字引此文爲證唐李華弔古戰場文眀眀心目亦用此文也字書言部無詶字且从言与視眡我無涉○墨子經上云詶作嗛也有此一見亦不可解墨子書古無善本而經說數篇尤傳譌難讀詶字之正否不可知

反其旄倪邢卿云弱小繫從孔刻本○音義云繫烏兮切爲此字作音也監本

毛本作倪与下倪字作重文非倪者也元照案說文女部嫛婗也婗

嫛婗也廣雅釋親婗子也鄭注禮記雜記下云嫛猶鷖彌也

釋名長幼云人始生曰嬰兒或曰嫛婗嫛是也言是

人也婗其嘷聲也故因以名之也緊倪卽嫛婗之

異文鄭作鷖彌聲轉字異丁公著云旄倪老也音義

引非是臧在東云旄爲老

殷時有兩微仲一爲啟弟一爲啟子呂覽當務云紂之

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史記宋世

家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家語本姓云其弟

曰仲思名衍漢書古今人表一在中上一在中中班氏自注云啟子注之者所以別於仲衍也是在中上者之爲啟弟明矣閻氏若璩以孟子所云微仲爲啟子而非啟弟援人表爲證殆未攷人表有兩微仲邪○檀弓上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證以呂覽史漢衍爲微子之弟明甚北齊書儒林刁柔傳引作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弟衍許周生云此文參用鄭注義更顯蘇氏古史云微子卒世子蚤歿乃立世子之弟微仲衍自注云世以爲微子之弟失之臧在東云

此即駁鄭注 微子之子名衍未知見於何書恐未可以臆說屢相傳之。解也 許周生云此正是舊解 又云宗彥案此蘇氏說是即本於檀弓讀檀弓本文自明康成亦以衍為微子適子之弟古史即從鄭注稍增益數字竝非剏解借正義脫去此句之疏故讀者忽之耳 元照案注云微子適子亦立其弟衍其字指微子非指微子之適子也微子之弟名衍而其子又名衍是其子与叔父同名恐無此理然案刁柔傳柔引檀弓經注而申之云然則商以嫡子亦立嫡子之母弟此句正指微子立衍之義是刁氏之讀鄭注亦同周生之說矣 臧在東云鏞堂案九能据呂覽史漢以駁正古史与檀弓本文合檀弓云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二文互舉猶言文王舍其孫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嫡子而立弟也舍伯邑考謂伯邑考亦文王不立嫡孫而立武王也武王為伯邑考之弟猶微仲為微子之弟

也

滕文公上篇是率天下而路也音義云丁張並云路與露同元照案左傳昭元年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預曰露羸也韓非子亡徵好罷露百姓風俗通義怪神大用羸露又通作潞呂覽不屈士民罷潞高誘注潞羸也方言三廣雅釋詁三皆云露敗也又管子四時不知四時之故天下乃路此与孟子義尤合段先生云詩串夷載路箋云路瘠也侵伐混夷以瘠之凡作應者非也此与趙注相發明○邢卿云是率天下之人以羸困之路也故曰是率天下而路也

案音義本標羸路二字葢邵武士人不解羸路之義故增益困之二字而不顧文義之難通〔段先生云九能此說極好〕且果云羸困之路則丁張所云路與露同之語反成弔詭矣困之二字當依音義芟去又音義云羸力爲切字亦作羸即果切案羸羸義異羸誤無疑

王氏〔柏〕書疑詩疑二書於經文增芟改竄前人非其師心自是固矣其書疑中以堯〔數作帝〕曰咨廿四字補入舜讓于德弗嗣之下猶之可也又於敬敷五

敎在寬之下以孟子勞之來之廿二字羼入斯甚誤矣元照案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云云乃是日月之日邠卿云遭水災恐其小民放僻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復從而振其羸窮加德惠也則此廿二字者乃孟子言放勳之行事非述放勳之言也音義云丁音馹或作曰誤路史紀陶唐云拼契司徒敎以人倫于日勞之徠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亦用此文也王氏專据集註遂不復深究毛晃增韵又据集註而以

日字爲誤宋元人之墨守如此○孟子疏亦作曰
字解疏即託名孫氏而於孫氏之音義略不寓目
可哂也許周生云武進臧玉林經義雜記有一條
与此略同　周信之云王氏本集注即使
致及音義亦斷不肯從也　徐新田云養原案勞
來等五句固非放動之言要亦是百二十篇中語
非孟子臆撰也特不
空繫在寬之下耳

滕文公下篇洚水者洪水也邠卿云水逆行洚洞無
涯故曰洚水元照案凡从夅之字古讀皆若洪說
文木部桻从木夅聲讀若鴻又降字自漢以前無讀
去聲者詳顧氏音論夅鴻一聲之轉孟子以洪訓洚亦

係同聲取義洚洞亦疊韵洚与虹亦通七發虹洞兮蒼天玉篇云洚潰也洚潰釋言文今爾雅作虹顧野王本作訌李巡本作降（見釋文）此數字音義悉同張鎰音洚爲絳非也（絳古音亦如洪然張氏則不如此）丁公著又以洚洞之洚當从夅夅音逢洚洪水也元照案說文大徐本無洚字繫傳有之云大水也此繫傳之誤（繫傳火部有夊字復有夂字洚別爲洚猶夂別爲夂也）玉篇廣韵皆無洚字又案說文洚字注云水不遵道一曰下也邠卿所云逆行卽不遵道也（洚水之洚本从夅乃改而从夅洚蒙之逢本从

夆乃改而从夆唐人不明小學舛錯如此

離婁上篇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玉篇引孟子呭呭猶沓沓也元照案說文口部引詩作呭呭言部引作詍詍皆訓多言又曰部沓語多沓沓也言部諵謎諵也泄泄沓沓多言之義今詩与孟子作泄者古文通借耳又荀子解蔽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詍楊倞注云辯說利口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之詍亦引詩證之又正名愚人之言誻誻然而沸楊注云誻誻多言也孟子釋沓沓之義云言則非先王之道亦指言

而言之又案詩小雅十月之交噂沓背憎傳云噂猶噂噂
沓猶嗒嗒箋云噂噂沓沓相對談語晉書忠義王豹傳引詩作
噂嗒山井鼎毛詩攷文云經注沓字古本皆作嗒又大雅蕩箋有笑語沓
沓之文義可互證錢先生云鄙製荅問有一條與此略同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邠卿云存人存在人之善惡
疏不能釋存在之義元照案爾雅釋詁徂在存也在
存省士察也邠卿本此義存人即觀人之謂故章
指云存而察之善惡不隱

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盡心上篇弟卅六章章指云

胷中正者眸子不瞀眊瞀文異音義不爲之辨元照案說文眊目少精也瞀低目謹視也以義攷之則眊爲正文假借用瞀周書牧誓羌髳髳䰯之省文卽詩小雅角弓如蠻如髦之髦也鄘風髧彼兩髦說文引作髳爾雅釋木旄冬桃說文作楙讀若髦又旄卭見於毛詩爾雅者皆从㫃从毛聲而字林作敄又作堥与眊瞀同例毛敄聲相近

離婁下篇逢蒙音義云丁張兹薄江切從夆夆下江切元照案說文辵部無逢字玉篇亦無玉篇并無逢字係譌

脫

逢蒙當从夆淮南道應訓作逢亦曰逢門子見漢書王襃傳古今人表亦曰逢須見鹽鐵論能言篇逢有符容蒲蒙敷容薄江四音皆逢聲也攷莊子山木作逢蒙釋文云符恭反徐扶公反荀子王霸正論呂覽聽言史記龜策傳作蠭門呂覽具備又作蠭蒙荀子注云蠭音逢觀蓬蠭之通用則逢字之不从夆明矣漢書古今人表於逢公柏陵逢丑父楚逢伯逢於何陳逢滑逢大夫及逢門子皆壹从夆匡繆正俗八云逢姓蓋出於逢蒙讀當如其本字更無別音今之為此音者自稱乃與龎同音猥云逢姓之逄與逢遇字

別妄爲釋訓何所據乎小顏雖不知逢有四音然
其斥分別者爲無據其說誠是而廣韵四江部有
逄字與龐同紐注云姓也出北海左傳齊有逄丑
父今攷逄丑父見左氏公羊成二年傳二傳釋文
皆無音又攷左傳釋文於逄伯僖六年逄大夫宣十二年
逄伯陵昭廿年逄滑哀元年皆無音是逄姓與逢遇之
逢唐以前無分爲二字者唯國語舊音於逢伯陵
周語下音白薄白同並母江反亦未嘗論及字體蓋逢別
爲逢始於廣韵而唐人未能盡信後人誤遵用之

自唐人多昧古音其意以从夆不合於蒲江切故改而从夅猶洚水之洚本从夅以不合於胡貢切必改而从夆有辯見前雖相反而正相同皆不識古音不信說文之故也隸釋十逢盛碑陰跋亦曾辯之云石刻有漢故博士趙傅逢府君碑神道逢童之碑其篆文皆从夆魏元丕碑有逄收孔宙碑陰有逄祈此有逄信亦不書作逄予謂漢儒尙借逢爲逢則恐諸逢當讀爲鼉鼓逢逢之逢爾洪氏此說最精聽顧氏唐韵正之論亦同郭氏忠恕佩觽辯

證李氏文仲字鑑皆謂从夆者非姓攷之不審矣仁和北古今人表攷證引梁曜甚備此條頗參用之

書云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句若是句爲父不得而子也古文尚書采此文入大禹謨云瞽亦允若傳云父亦信順之葢訓若爲順也元照案邪卿云瞽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是孟子本於允字絕句若字屬是字爲句撰古文者故別於趙注以示異猶論語引書施於有政是亦爲政据包咸注以二語書元照以二語爲孔子語有說辨之然与古文尚書均不相

合而古文中分之改爲克施有政以爻語屬之孔子蓋旣托於孔辟古文原不必規規於漢儒不見古文者之說也而其裁綴之工又誠足以動人觀聽古義晦昧是有究心論古文者如閻惠諸君未嘗及此也徐新田云養原案孟子所載舜事趙臺卿以爲俱在舜典中堯典篇末已及舜終則堯典乃夏史所作稱舜父爲瞽瞍乃史官敘事之辭瞽乃無目之名或謂舜父有目其心不明故謂之瞽則瞽者罵之之辭也若如今書禹謨帝舜方爲天子乃呼天子之父爲瞽有是理乎〇

江氏聲尚書今注釆集逸文仍連若字孫氏星衍所輯古文馬鄭注其所釆不誤

履齋示兒編　云書所載伊尹放大甲于桐放當作
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耳宋氏濂極偉此論元照
案此當以孟子證之公孫丑問曰賢者之為人臣
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
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觀乎此則放字之非誤明
矣孫監察云伊尹放大甲不但見孟子也亦見左
襄廿一年傳外傳晉語示兒編之說頗謬潛溪
誤信之予向於示兒編跋中有辯　客或難曰此固公孫丑之言也
若萬章上篇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則孟子之言也
孟子於舜之放象尚為之辯而顧謂伊尹放大甲

何也元照謂古人語意輕重不嫌同辭一字而兼兩義者其義必相近就其相近之中則必有重輕在後人較量謹言古人則不若是也即以放字論之放驩兜于崇山晉放其大夫胥甲父則當訓弃小爾雅廣言訓逐說文湯放桀伊尹放大甲則當訓置論語包咸注廣雅釋詁四伊尹安置大甲於先王陵寢之旁夫豈弃逐之哉又何煩胥鑿邪

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弥卿云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元照案懷公子

爲潛公見史記陳世家漢書五行志　其名周僅見於孟子師古五行志注云閔公名周卽祖孟子也史記則以爲名越當別有所据索隱云案左傳潛公名周是史官記不同也元照攷左傳無潛公之名亦無謚不知索隱何据臧在東云索隱言有誤耳○身歿國亾而猶有謚者如欒懷子是也陳侯謚潛亦與相類

告子下篇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邠卿云岑樓山之銳嶺者元照案爾雅釋山山小而高岑故曰銳左

傳襄廿四年部樓說文作附婁今本亦作婁釋文云本亦作樓無松柏應劭

云言其卑小風俗通義十杜預云部樓小阜岑樓部樓

文義相類大小皆可名樓也

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邠卿云孟

子荅此二人有異又云俱荅二人又云故荅而不見元照案禮無

不荅儲子既以幣交雖禮意不誠當往荅之如陽

貨歸孔子蒸豚孔子必往拜此禮之不可失者也

但不欲見其人故瞯亾而往孟子之荅儲子當亦

類此若受其幣而不荅則非禮矣趙氏推測至有

精義如檀弓說季札葬子孔子往而觀葬康成注

云往弔之此亦由推測而得之者漢儒之精審若

是

訑訑音義云張吐禾切云葢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

誇大之貌丁云此字音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

字作詑不音怡訑訑自足其智不耆善言之貌今

諸本皆作訑卽不合注意當借讀爲訑音怡元照

案㐌也二字音義悉殊㐌隸變作它也隸變作也

後來它也二形淆而爲一如拕紽等字本皆从它

而俗書則皆从也訑字爲訑亦此之類故廣韻四支以訑字爲俗體至㐌字乃俗書之尤無理者不必論矣徐新田云養原案俗書㐌字又因施字而誤初不知施乃从㫃从也非从方从㐌耳丁公著所別訑訑二字實卽一字皆俗書也玉篇云詑湯何切又達可切詑謾而不疑兗州人謂欺曰詑俗作訑又云訑式支切訑訑自得也別詑訑爲二不知正俗之分正體當從說文作詑凡一字有數義者說文每不詳備不必因与趙注不符而致疑於字體也莊子知北遊僻陋慢訑与孟子義合楚詞九章惜往日或訑謾而不疑王叔師訓爲詐欺釋文云訑一作詑

可證詑詑無别張鎰之說巳知詑詑爲一其解亦較勝邠卿。又案詑當讀徒和反詑史記龜策列傳或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云誕一作詑元照案誕詑聲相近徐新田云凡它也之涵不可枚舉然莫誤於沱字葢沱潛之沱借作沱沼之沱本屬一字今以从它爲沱潛从也者爲池沼判一爲二繆不可言又案它也二字字異音同韻書於从它之字多入歌韻从也之字入支韻非唯昧於字體兼不知音矣

王文成以致良知三字提唱宗旨與朱子爲難良知二字肇自孟子文成之解良知實本朱子邠卿則則訓良爲甚元照案後漢書馬援傳良怖懼者可

牀下伏章懷注頁甚也又古人頁久頁苦之云皆甚之謂上也篇頁貴亦當訓甚集註皆訓爲本然之善文成遂得借以行其說矣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邢昺云介大也釋詁文柳下惠執宏大之志不恥汚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音義引陸善經云介謂特立之行元照案孟子言柳下惠雖袒裼裸裎於其側而由由然與之偕故譏其不恭則與介特之義不相似必若伯夷之隘乃可謂之介特言固各有攸當也劉氏劭人

物志體別云宏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溷褋而以介為狷廣其濁是故可以撫眾難與厲俗狷介之人砭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普為穢諠其拘是故可以守節難以變通其所謂介者指伯夷一流所謂普者指柳下一流繹劉氏之論則知邪卿之允

人莫大焉亾親戚君臣上下元照案近讀於焉字絕句非也焉當訓於何邵公解公羊云焉爾猶於是也隱二年又云焉者於也宣六年高誘淮南注焉猶於

時則与此字法一例當作一句讀

古書敘述言辭有兩人之言總蒙一曰字者有一人之言重一曰字者孟子自范之齊章內孟子曰三字是重文起義亦猶禮記哀公問孔子遂言曰之例也趙氏章句分爲兩章別有章指故知分爲兩章集注合爲一章而以孟子曰三字爲羨文恐皆非是

盡心下篇王曰無畏寍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句厥角稽首鄭云百姓歸周若崩句厥角讀頟角犀厥文選注四十六引作撅地句稽首讀拜命句亦以首至地

也章指云般民厥角周師歌舞淮南本經訓剞劂削鋸高誘注劂讀詩蹶角之蹶詩無蹶角之文疑卽指此詩葢如若之譌元照案邢卿訓厥爲犀厥非瓝解也段先生云王裁案頷角犀三字連讀國語角犀豐盈注亦可證中山策亦云眉目權衡角犀偃月然則角犀卽今相書伏犀貫頂是也漢書諸侯王表厥角䭬稽本字首奉上璽𢧵正用孟子此文應劭曰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晉灼曰厥者蹷也叩頭則額角蹷兩說小異應氏訓頓與趙尤合要皆不以厥爲語助漢人行文連用經典語助如色斯友于刑于之類頗有之厥角非其類也與趙注同趙云歸周若崩猶云從惡如崩極言其易耳撰古文

尙書者不審此義芟竄孟子之文入之泰誓曰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其傳云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始以若崩厥角爲句旣以崩角屬文不得不訓厥爲其句讀故訓胥失之矣趙注文義隔礙古文尙書盛行遂未有爲之申明者○王融曲水詩序屈厀厥角請受纓縻陸倕石闕銘屈厀交臂厥角稽顙邱遲與陳伯之書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以厥爲蹶合於晉灼之訓）以厥角與屈厀解辮爲對偶尙不失古義古文尙

書王陸諸人已及見矣而不遵用者特以沿襲漢
書之故耳
被袗衣邠卿云袗畫也梁先生同書云袗之訓畫於
古無徵案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文帝令曰昔者
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
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
是漢時本有作珍裘者翟氏灝攷異失采錢先生大昕云
案梁說甚確　許周生云宗彥案言舜者多及於
琴蓋以舜有南風之操也南風風爲夏時被袗衣鼓
琴一時事耳作珍裘者蓋儒家相傳別本　梁曜
北云然則舜鼓琴只有南風一操加范履霜耶

徐新田云養原案夏小正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師曠歌南風在十二月樂記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疏云世本神農作琴舜用此琴特歌南風亦不必以范履霜爲嫌 臧在東云鏞堂案周禮司裘仲秋獻良裘鄭仲師云良裘王所服也虞之珍裘猶周之良裘貴爲天子始服之山舟先生說是

以追蠡邠卿云蠡蠡欲絕之貌也元照案荀子賦攭兮其相逐而返也楊倞注攭與劙同攭兮分判貌攭音戾方言六參蠡分也齊曰參楚曰蠡秦晉曰離文十三劙解也又案說文蚰部蠡蟲齧木中也蟊木以蟲齧有欲斷之狀皆可互參 周信之云程氏通藝錄解蠡字最當